



贝聿铭（1917——），美籍华人，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被誉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的建筑家”，1983年获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里茨克建筑奖。肯尼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卢浮宫院内的玻璃金字塔、香山饭店、美秀美术馆、苏州博物馆等都是他著名的代表作。最新作品“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被他称为将是自己最后的大型文化建筑。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贝聿铭的最后“宣言”

• 黄建新

间由著名的美籍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所设计的、耗资3亿美元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11月22日开馆，并已于2008年12月1日对外开放，故而作文一章，聊表对贝老的敬意！

我们知道，由贝老设计的卢浮宫内玻璃金字塔、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等建筑早已闻名于世。而作为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师之一，贝聿铭称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将是他最后一个大型文化建筑。

那么，收官之作是否如贝老以往所设计的建筑一样辉煌夺目，熠熠生辉呢？

（一）

据了解，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海岸线之外的人工岛上，总占地面积为4.5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以伊斯兰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这是一座立体几何形的奇特建筑，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古老、稳重和淳朴。

91岁高龄的贝聿铭，已是耄耋之年，但当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一面世，再一次让我们见证了贝老的非凡设计功力。

在建馆之初，为了让自己心中的那座最合适的建筑，为了让这座难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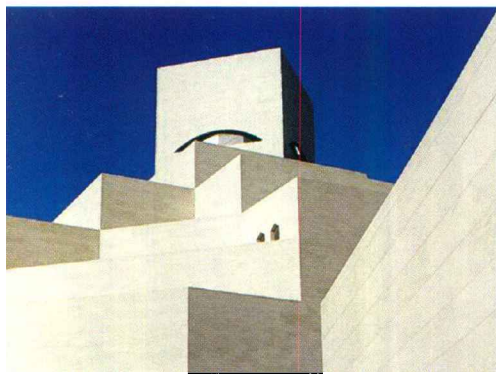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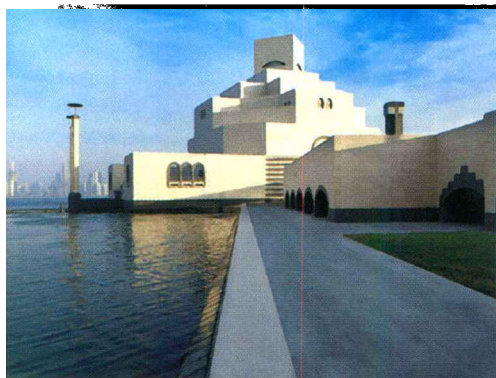
建筑不会受到未来的建设项目的侵扰，在贝老的强烈建议下，卡塔尔的王储们将建筑的基地选择在了距离滨海公路195英尺的海岛上。于是形成了一半在海上，一半在陆上的巧妙构思。

（二）

今天，当人们慕名而来，走进这座被贝老认为是自己最后“宣言”的建筑瑰宝时，人们可看见四周有64英亩的沙滩和绿洲沿着海岸线分布开来，正好形成这座博物馆的天然背景。

整个建筑的主体一共五层高，侧翼是两层高的教育用房，两者通过中央庭院连接起来。建筑的主体由层层叠叠的方盒子按照严格的几何规律叠加起来，形成退台的形式。中央高达164英尺的穹窿的顶部开口，像是一个天眼，让神秘的天光倾泻而下，与内部复杂的几何形体产生激烈的碰撞。在博物馆中庭偌大的银色穹顶之下，150英尺高的玻璃幕墙装饰四壁，人们可以透过它望见碧海金沙。

这座建筑的细节部分也是处理得相当完美，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几何图案和阿拉伯传统拱形窗，为这座庞然大物增添几分柔和，稍稍中和了它的英武之气。而用简洁的白色石灰石，以几何式的方式叠加成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外墙，



折射在蔚藍的海面上，形成一種懾人的宏偉力量。

(三)

談起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設計過程，貝老顯得語重心長，那段四處遊覽著名伊斯蘭建築的經歷讓他記憶猶新。

據貝老說，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設計可以說是自己曾經從事過的最困難的工作之一。為了表現伊斯蘭建築的本質，緊緊捕捉住“伊斯蘭建築的精髓”，貝聿銘在中東考察了好幾個月，研讀穆罕默德的理論，親自到埃及，突尼斯等地採風。

那麼什麼是“伊斯蘭建築的精髓”？貝老又是如何對它進行把握的呢？

我們知道，伊斯蘭文化源遠流長，如中國悠久的歷史文明一樣，文化內涵十分豐富，要精確地把握如此豐富多樣的文化精髓，實乃不易。

“將久遠時代的價值觀融入當今的文化之中”、捕捉住“伊斯蘭建築的精髓”是貝老的目标所在。透過這座屹立于世人眼前的建築，我們可以感知貝老的創作之源。

遠觀這座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外形既堅硬又輪廓分明。據貝老介紹，這種造型取材於開羅的一處建築的水池，即建於13世紀的清真寺的淨身泉。正是這池水的“樸素和簡潔”打動了他，點燃了貝老的創作欲望。

當然，這座“在陽光下用陰影描畫出來的嚴謹的建築”還取材於他被深深吸引的那些建於8到9世紀的突尼斯的那些堡壘。

那麼，這些靈感的源泉是如何迸發的呢？

(四)

貝老在接受當地媒體記者採訪時說，他曾經認為自己很熟悉的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大清真寺代表著伊斯蘭藝術的頂峰，但是後來發現自己錯了。因為結合西班牙氣候和文化的影響，意味著科爾多瓦大清真寺並不是他所尋求的伊斯蘭文化的純粹表現。

於是，貝老的足跡又開始遍布了

更多有著濃厚伊斯蘭文化的勝地。去到印度看過當地最大的清真寺，但是仍然沒有找到心目中嚮往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的“靈魂”，那里沒有帶給他任何的靈感。

之後，他所到過的敘利亞大馬士革倭瑪亞清真寺，即現存最古老的紀念碑性質的清真寺，似乎也帶有早期基督教影響的元素。在清真寺建起之前，這個地點曾是一個羅馬神廟和一個拜占庭風格的教堂。在那兒還能感受到拜占庭風格的影響，貝老再次肯定依然沒能找到想要的目標。

為了進一步考察清真寺，無限接近伊斯蘭建築的內涵，貝老又去了突尼斯，但是卻被莫納斯蒂爾和蘇斯的那些建於公元8、9世紀的堡壘所吸引，他覺得自己正在接近伊斯蘭建築的本質。他說，他開始明白為什麼自己覺得科爾多瓦清真寺不是他所尋求的伊斯蘭建築精髓的真正代表，因為它太豪華、太華美了。如果一個人說尋到了伊斯蘭建築的核心，難道它不是應該位於沙漠上，設計莊重而簡潔，陽光使形式復蘇嗎？

最後，在埃及開羅的伊本·圖倫清真寺，貝老最後逐漸接近了“真相”，並相信找到了自己一直所要尋找的。這個莊嚴的建築在陽光下蘇醒過來，帶著它特有的顏色深淺不同的陰影。站在伊本·圖倫清真寺的中央，他最終發現了心目中的伊斯蘭建築的精髓。

“在這個博物館的建造中，我的角色僅僅是一位建築師，但是，這個項目對我來說十分特殊。它幫助我進入和了解一個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貝老如是說。

